

并州话回

金龙狂舞闹花灯

晓根

每逢元宵佳节,我就会想起晋源老家的民间社火来。尤其是看到那舞动的龙灯时,我的眼睛总是不由得雾蒙蒙的,我仿佛看到了父亲正领着他的队员们耍龙灯、闹红火……

那时,父亲正值壮年,精力旺盛,爱热闹,又是生产队的队长,自然也成了闹红火的“头儿”。每年正月初五一过,父亲就不着家了,整天泡在生产队的队部里,为正月十五闹红火做准备,派人到城里扯龙皮(白布),买龙骨(竹子)、猪油(做蜡烛用)、麻(做龙须龙尾用)等做龙灯的材料。

大人们把扯来的“龙皮”在苇席上轻轻展开,一群大姑娘小媳妇,叽叽喳喳、有说有笑,手拿画笔蘸上颜料把“龙鳞”一笔一笔地画到白布上,画好晾干后把“龙皮”蒙在竹子做的龙骨架上,再在龙头和龙尾黏上麻做的龙须和龙尾,一个长约十几米的龙灯就算做好了。

全龙由9盏灯组成,分龙头、龙身、龙尾3个部分。每隔五六尺有一人掌竿。舞龙灯

时,父亲在龙头前持龙珠(红圆球灯)引导,龙头作抢球状,引龙游走飞动。那龙昂首摆尾,蜿蜒游走,故称之为“耍龙灯”。但要把龙灯真正地舞起来,那岂是一个“耍”字了得。由于龙灯又长又重,要十几个后生才能举起在锣鼓声中奔走。

舞龙的主要节目有“团龙”“滚龙门”“穿灯”“架桥”等。父亲拿着“龙珠”在龙身前不断地跳跃着、奔跑着,龙身随着父亲的“龙珠”一圈一圈地弯来绕去,先慢后快,渐渐地越来越快。龙身在人们的阵阵呼喊声和锣鼓声中上下翻飞,龙灯迎风转动,人动灯移,光彩夺目,煞是好看。最好看的要算“团龙”了,整条龙似乎盘绕在一根柱子上,龙头在上,昂首向天,仿佛一声呼啸就会腾空而起。

在街上舞完了,还要到各家各户去舞。舞完后户主要给烟或赏钱答谢,这时就会听到收礼的人大声喊道:“给烟两盒,给钱一元,谢赏了!”家家如此,直在所有的人家和街道舞完为止。

据说龙灯去了谁家,会辟邪驱灾,保佑这家一年平安。如谁家媳妇怀不上孩子,从龙嘴里拔上一支蜡烛,就能怀上。听母亲说,我就是从龙口里拔来的。那年正月十五在我家院里舞完龙灯后,母亲就从龙嘴里拔了一支蜡烛供在家里,后来真的就怀上了。不知是碰巧还是真的神龙显灵,不得而知。按照当地的风俗,如怀上了娃娃,是要还愿的(换龙皮)。为了还愿,那年父亲到处向人借布票,扯了白布为龙灯换了整张龙皮。只可惜我这个“龙子”一生平庸,也没干出个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龙灯在村里表演完后,还要到晋源城里去演。最远曾去过金胜的北阜。那时不像现在有汽车,无论到哪儿演出,全靠步行,我们这些爱热闹的娃娃也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二三十里路程走下来,不知道累,也不觉着远。一个年过下来,正月十五成了最喜庆、最快乐的一天。

阎巷忆回

钩灯盏

李智先

我不知道别人小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故事,但我是有过的。也曾羞愧过,不知为什么,现在回想起来,记忆中更多的是温馨,是愉悦。

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了。

那时我才6岁,跟着外祖父上学,外祖父执教的王封乡东岭村就是他的家乡。这个山村很小,只有二三十户人家,但年味却很浓。

最有趣的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家家户户要点灯盏图个吉利。灯盏是用本地产的硬糜子面做成,形状像过去用的那种捣蒜钵子,中间垂下空心,里面倒上麻油,用棉花搓个捻子放在钵子里面,然后点着捻子灯就亮了,明晃晃的。这种灯盏的名目很多,有霸王灯、蛤蟆灯,各式各样,好玩极了。等到夜幕降临,这些灯盏全部点起,整个山村就像点缀着无数闪烁的星星,我和几个小伙伴爬上梯子,坐在家里的屋顶上,尽可能高一点俯瞰到所有的灯,从山下弯弯曲曲蔓延到山顶的灯光一点一点亮起来,密集起来,我们就这样看着,耳边呼啸过的声音不知是正月里凛冽寒风的响声还是大人们忙碌的叫喊声,但那时是我们这些山娃最自由、最快乐的时光了。

山村的人家都住着清一色的石头窑洞,窑头很高,我们伸手够不着那些点燃的灯盏。白天,我们要把每家点灯盏的地点侦察清楚,然后把长长的铁丝顶端磨尖,再弯个圆圆的钩子,等到天色昏暗下来,就准备偷灯盏了。我们翘首望天,群星拱月,月亮被这些点燃的闪闪烁烁的灯盏守护着,夜深了,几乎没有一点声音,我们偷灯盏的时机到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刚把灯盏钩在半中间,主人家的主妇正好走出家门,不巧灯盏钩烂了,正好砸在了主妇的头上,这位主妇一抹头上的面渣,便不客气地咒骂起来。我们趴在这家窑头上不敢吱声,甚至连呼吸也屏住了,直等这位主妇出完了气,走进家门,夜晚再次回归静谧,我们才赶快爬起来跑回家。

我们把偷回来的灯盏馏热,吃到嘴里软软的,甜甜的,真好吃。

我记得童年里的灯盏总是甜蜜的,这座大山在梦中也总是散发着金灿灿的光。



“烧心蛋”

王彦平

那是半个世纪前,爷爷讲给我的一段真实的故事,每到元宵节,我便想起这桩趣事。

民国初年,爷爷组建了一支施工队,常年驻扎在太原旱西门一带,承揽市区的房建或维修工程。一个偶然的机,承揽到了督军府的修缮工程,有部分石匠活是由别人引荐的一位晋北石匠师傅干的。竣工结算后,为了表达合作默契,爷爷便请这位石匠师傅到知名的老鼠窟吃了顿元宵。不承想这位石匠师傅不认识元宵,但也没好意思问爷爷该怎么吃,于是将热腾腾的元宵一口噙在嘴里,滚烫的元宵在嘴里打转,烫得他龇牙咧嘴直流眼泪,瞬间就囫囵吞咽了下去,此时他捂着胸口就地打转,嘴里不住地喊着,烧心蛋!烧心蛋!爷爷急得手足无措,冒出了一头的冷汗。好歹过了一会他渐渐地平复了下来。爷爷这才松了一口气,急忙给他讲解吃元宵的要领:要冷却一会儿,咬开口子细嚼慢咽……

两年后的另一个工地,应工程所需,爷爷又请回这位石匠师傅,老朋友合作自然很愉快。这次爷爷请他吃饭留了个心眼儿,不能再出现任何差池。就请师傅到认一力饺子馆吃饭。不承想,饺子端上来好一阵子了,这位仁兄就是不动筷子,爷爷倍感诧异,就问他咋回事儿?他憋得满脸通红就是不说话。爷爷说:这会儿不烫了可以吃,爷爷解释说:上次请你吃的是甜食,这次是荤素搭配的太原名吃。他板着脸儿说:“这次就是多长了个耳朵朵嘛!那我也认识你这‘烧心蛋’!”

每到正月,浑源的各个村和城镇街道都会组织举行民间艺术活动,当地人把它们统称为耍玩艺儿。有的踩高跷,有的划旱船,有的舞狮子,有的耍“车车灯”,最多的是“耍故事”。可以说,“耍故事”是浑源最具特色的民间艺术活动。

“耍故事”是浑源流行的一种踢鼓秧歌,产生于元代,代代相传,延续至今。

“耍故事”表演的内容是梁山好汉攻打大名府的传奇。演出角色共9对18人,从前往后依次是:第一对宋江和林冲,分别扮须生和武生,手持马鞭,俗称“骑马的”。第二对张青、孙二娘,称“扇扇子的”和“扇大襟婆子”。第三对是两个时迁,武丑花脸,机灵滑稽,称“头趟鼓子”。第四对和第七对是两个顾大嫂和两个扈三娘,都是刀马旦俊妆,手持小锣和小槌,称“捉锣儿的”,也称头对花儿和二对花儿。第五对和第八对分别是李逵、鲁智深和两个刘唐,他们扮

民间综艺

浑源“耍故事”

韩惊鸣

各色花脸,每人手持两根臂粗的木棒,做出各种粗犷有力的动作,称“打棒儿的”。第六对是两个武松,武生打扮,赤手空拳,常作打虎和展翅动作,称“二趟鼓子”。第九对是安道全和吴用,均着道袍。安道全罗锅打扮,手持货架牌和拨浪鼓,俗称“毛货郎”;吴用左手持书,右手执笔,时作读书写字状,俗称“卖药先生”。他们各有不同扮相,各着不同头饰和服装,手持不同道具,在乐队锣、鼓、镲的伴奏中进行各种队形表演和武术、戏曲动作表演。此时,街头就是舞台,群众就是演员,流传千年的梁山好汉爱憎分明的艺术形象已深入人心。

“耍故事”艺术形式贴近生活,节奏欢快,趣味浓郁,意蕴深厚,具有很强的观赏性。作为民间艺术活动,“耍故事”演员们的技艺都是耳濡目染,习得而能。上世纪80年代我上中学时,据说表演可以挣些工分,于是有几个同学在正月里“耍故事”。当时电视不普及,更没有网络和手机,正月最热闹的就是街头上的“耍故事”,特别是正月十五前后,有许多村来汇演,人山人海,煞是喜庆。随着经济的发展,县、乡、村文化投入不断增加,不只是春节期间,在端午等其他传统节日也“耍故事”。

浑源“耍故事”不仅是一种民间文艺的形式,也成为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民间表达。

